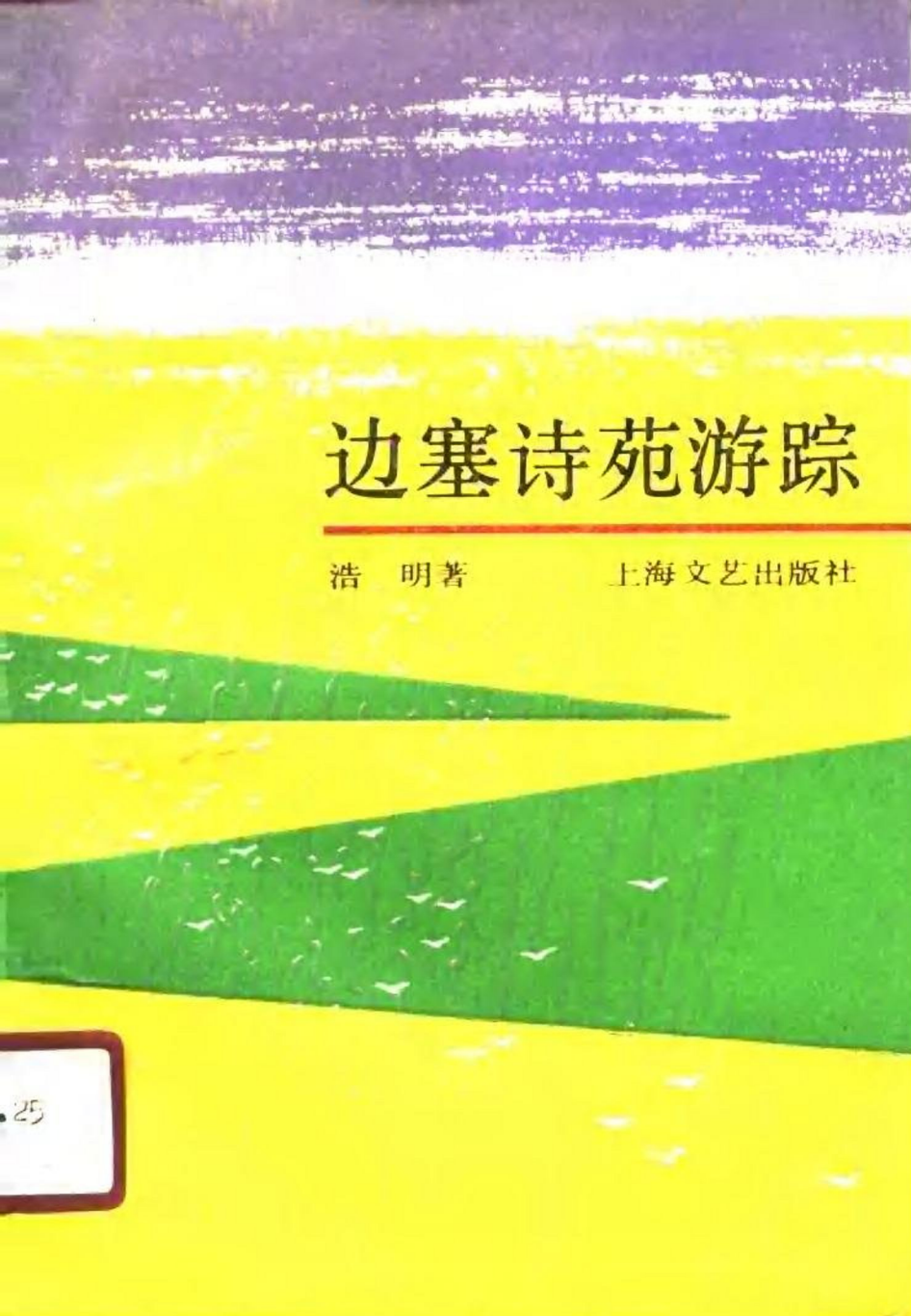




边塞诗苑游踪

浩 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边塞诗研究的心得，也是作者多年从事边塞诗研究的心得。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边塞诗研究的心得，也是作者多年从事边塞诗研究的心得。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范一辛

237

边塞诗苑游踪

浩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0678-0/I·543 定价：3.20元

边塞诗苑游踪

目 录

我心目中的新边塞诗(代序).....	1
章德益论	3
章德益诗歌的哲理性主题.....	3
章德益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17
章德益诗歌的修辞美.....	34
章德益诗歌的局限性.....	61
新的探索 新的追求	
——评章德益的组诗《江南吟》.....	68
李瑜论	77
他是一只虔诚的夜莺	
——李瑜诗歌审美特征初探.....	77
他在处女地上耕耘	
——论李瑜战争诗的悲壮美.....	96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读李瑜爱情诗札记.....	123

爱的素荷 情的炽焰

——读洋雨的《丝路情丝》…………… 138

掣鲸鱼于碧海 看翡翠于兰苕

——评东虹诗歌创作…………… 152

不倦的百灵鸟唱了

——读铁木尔·达瓦买提的诗集《心中的歌》…………… 170

“狂风”的叛逆

——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及其作品…………… 190

文苑巨子 一代俊才

——元代西域回族诗人丁鹤年评介…………… 205

格调宗师韩吏部 性情直追元道州

——元代祖籍新疆塔城诗人迺贤评介…………… 219

后 记…………… 235

我心目中的新边塞诗(代序)

新边塞诗是什么？它是中国西部豪放派、婉约派多声部、多民族的大合唱。它的审美形态是多序列、多色调的，——或属于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阳刚美(崇高)，或属于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阴柔美(优美)，或属于亦刚亦柔、亦剑亦箫的中和美，或属于亦庄亦谐、亦火亦冰的幽默美……

豪放派不仅具有“大漠般的风度，天山般的气质”，还有巩乃斯草原般如乳似蜜的温情柔意，哈纳斯湖泊般如梦似幻的仙姿神态。从边塞的广袤土地上升腾起来的艺术品格，不仅有粗犷、沉雄、强悍、浑厚、潇洒自如，又有细腻、骏爽、温馨、冲淡、严重威武，还有神奇、和谐、悲慨、灵秀、蕴藉风流……“马之刚矣，络之柔矣！马亦不刚，络亦不柔。志气麤麤，取予不疑”^①。诚者，斯言！

倘若认为新边塞诗坛惟豪放派一家，别无分店，且定于一尊，那么，新边塞诗坛只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岂不太单调、太冷寂了吗？我喜爱欣赏用金钲羯鼓演奏的风发雷奋的壮歌，也喜爱聆听用锦瑟银筝弹奏的花前月下的清曲，——只要

^① 《逸周书·太子晋》。

它们不流于“畸刚”或“畸柔”。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得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同时代接近，同生活接近，同人民接近，近距离、多角度地反映时代脉搏、生活潮汐、人民心声，将使新边塞诗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历世千古而脍炙人口。

生活中有怡红快绿，也有苦艾寒芹。新边塞诗有赞歌和交响乐，也有忧歌和咏叹调，可以描绘新人新事，也可以摹拟风物风情。把时代感同历史感融为一体，意境美同构思美熔于一炉，内涵美同语言美萃于一身，至真至善至美也。

坚持现实主义，拥抱浪漫主义，接纳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可以同现实主义结为良缘，也可以同浪漫主义结为伴侣。我倾心于象征主义的多义性、交感性、朦胧性、音乐性。

新边塞诗人固然有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然而昨天与今天、前人与今人，并非霄壤。他们不仅从个人生活体验中，还从时代、历史、未来中汲取诗情和画意，还从唐代边塞诗、清代边塞诗中，从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中，从西方现代派诗人中，吸饮乳汁和琼浆。约瑟夫·T·肖的话正是很好的注脚和归纳：“许多伟大作家并不以承认别人对他的影响为耻辱，许多人甚至把自己借鉴他人之处和盘托出……”^①

① 《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章德益论

章德益诗歌的哲理性主题

沙漠,是一个多么可怕可怖的字眼呵!它没有绿荫、醴泉、花香、鸟语,有的只是飞沙、走石、炎日、冷月。在古人的笔下,它不是被渲染成“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①、“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②的空旷、荒凉的绝人之境,便被描绘成“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③、“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④的阴森、凄惨的血腥之域。但是,今日非古。新时代的歌手,自有一双独特的、敏锐的、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沙漠既有“燥热中的宏伟”、“静默中的庄严”、“天风的高劲”、“遥天的幽远”,也有“渠水的涟漪”、“林带的绿盖”、“胭红的秋果”、“初春的花卉”。英国诗人扬格说得好:“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

① 高适:《燕歌行》。

②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③ 李颀:《古从军行》。

④ 李白:《战城南》。

花香鸟语的春天。”^①在我国西部诗苑里，有一位年轻的开拓者，手执“阿尔迷达的魔杖”，以不毛的沙漠为花圃——或以沙漠为背景，或以沙漠为题材，培育出一株株芬芳馥郁、色彩斑斓的奇花异卉——一批具有深邃独到的哲理性主题、瑰丽奇崛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金雕玉琢的修辞美的诗篇，从沙漠荒原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他，就是新疆“大漠诗人”章德益。

如果从1965年发表处女作算起，他迄今已勤奋耕耘了二十四年。其间，出版的诗集有：《大汗歌》（与龙彼德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绿色的塔里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漠与我》（湖南人民出版社）、《生命》（新疆人民出版社）、《西部太阳》（上海文艺出版社）、《黑色戈壁石》（花城出版社）。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勤于实践，敏于追求，勇于探索，锐于创新，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近五百首新作。纵观创作实践，可以说诗人经历了“三级跳”：以《大汗歌》为标志——劳动之歌、创业之歌，一级跳也；以《绿色的塔里木》为标志——边塞之歌、青春之歌，二级跳也；以《生命》、《西部太阳》为标志——改革之歌、理想之歌，三级跳也。在“三级跳”的过程中，作品的思想内涵趋于深厚，艺术也日臻成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瞩目。有些青年人说，章德益的确是个大幻想家，哪里有他的诗出现，那里就迸出惊奇。老一代诗人郭小川生前就注意了他，说章德益是个有希望的青年人。^②

① 《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② 转引自杨匡满：《豪情·奇想及其他》，《新疆文学》1980年第11期。

这里，就章德益近作的哲理性主题作些探究。

诗人，应该是最敏于感受时代脉搏、最擅于思考的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是他自己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指出：“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与哲学家。”^①被列宁誉称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前驱者”的、伟大的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在《尼古拉·马尔克维奇的“小俄罗斯史”》一文中也表述了相同的见解：“我们时代的诗人同时也是思想家。”^②不言而喻，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总是致力于从历史和现实中发现、开掘出新颖的、独到的、深邃的哲理思想，并通过自己的心灵、歌喉，自己独特的角度、侧面和方式，形象地传递和揭发出来。在我国当代诗人中，最先鲜明地亮出刻意追求诗歌哲理美旗帜的，是郭小川。在《月下集·权当序言》里，他在强调“文学应当去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之后，明确地表示：“核心问题是思想。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③后来，他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文学主张：“最重要的是：多多观察生活，多多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慢慢悟出一些新颖、深刻的哲理来，并给予它以诗意的表现。”^④对这种文学主张，郭小川是躬身实践的。他的《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

① 《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6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51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③ 《谈诗》第1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④ 《谈诗的三封信》，1979年5月24日《天津日报》。

《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万里长江横渡》、《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就是在这方面刻意追求的“晶体”。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晶体”就是蕴含革命真谛，闪耀真理光芒的哲理诗。

章德益在近几年来的诗歌创作上，注重表现哲理性主题，着意追求诗歌的哲理特色。他说：“诗在我的世界里，探求着生活的美、精神的美、心灵的美。”^①所谓“生活的美、精神的美、心灵的美”，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哲理的美。

章德益师承郭小川，但师心不师面。他在学习郭小川诗歌哲理特色的基础上，继续着自己的努力：对人生的探索，对社会的沉思。

章德益近作所以赢得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拨动了当代青年的心弦，回答了他们所面临的、所求索的有关人生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对“远方”、“春天”——共产主义的信仰；如何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从“小我”的“栅栏”中冲决出来，从哀叹的“荒园”里挣脱出来，在“胸中放进一重宽广的蓝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革命和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坎坷；如何胸怀爱国赤子之心，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献身。

十年浩劫，一切被扭曲、被颠倒了。毛嫱西施，被毁为嫫姆倭傀；美玉精金，被诬为砒砒矿朴。生长于这个时代的一些青年，其心灵，其眼光，也被扭曲了。以至春神翩翩回到华夏大地之后，由于历史转折之迅猛、社会变革之深刻，这部分青年

^① 《天山的千泉万瀑》，《上海文学》1981年第3期。

的心灵未及涤洗，“视力”未及矫正，就被卷入新时期的滚滚洪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清除“左”的思想，拨乱反正，除旧布新，许多渣滓从各个角落里被清扫出来。这时候，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尚未彻底转变，一时竟被“旧”、“乱”迷惑了视线，错以为天下皆“旧”，世间尽“乱”，因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怀疑，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青年，虽然只占青年队伍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不及时地帮助他们陶冶心灵，矫正“视力”，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用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教育青年，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责无旁贷的职责。章德益用犀利、敏锐的观察，抓住了当前某些青年的思想症结。章德益的近作表明，他并不是一味展览“伤痕”与暴露血腥，而注重于疗救与疏导。他以独特的角度、侧面和方式，立足于大漠这个阵地，用深厚的爱，真挚的情，热诚的信任，衷心的希冀，疏导、引导、劝导同辈的青年朋友。他是以同志、朋友的平等态度发言的，他将心比心，用自己一颗火热而赤诚的心，去温暖、慰藉、感化同辈朋友之心。因而，他的诗歌充满了热力，为青年所乐于接受，在感情的琴弦上产生了共振和回鸣。

以酣畅淋漓的个人抒情，正面阐述和揭示哲理性主题，是章德益选定的独特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荒凉”、“愚昧”、“沉寂”、“幼稚”、“狭小”、“怯懦”、“贫穷”和“苦难”，但是，这丝毫动摇不了诗人对远大理想、崇高信念的执著追求和倾心向往。他理直气壮地宣言：“呵，我不信，人世的希望都成灰烬，/在远方的荆棘中，照样有开拓者的野火；/我不信，人间

的憧憬全成冰窟，/在远方的荒野中，照样有创业者的火柱。”（《远方，有我神圣的野火》）在《第一张绿叶》中，他以“绿叶”自况，满怀深情地表白：“即使我暂时/被风暴吹落/坠落人间，/但我那翠绿的心形/却似春天之心，/永生于人间。/不会死的——对春天的追求，/不会灭的——对春天的思恋。”如果这些诗句还显得零散、单薄的话，那么，请看《远方，有我的人生之恋》——可以说，它是一首理想的赞歌、信仰的誓词：

我神往远方，

我思恋远方，

我坚信远方。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①在通向“远方”的征途上，不尽是艳阳蓝天、青山绿水，还会有荆棘薜萝、豺狼熊黑。对此，诗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虽然远方，狂风与黄沙的回旋曲还在轰鸣；

虽然远方，沙丘的曲线还勾勒出—片苍茫；

虽然远方，天空与大地还默契着一万次升沉；

虽然远方，日晕与月晕还预告着一万次风浪……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

惟其清醒，追求和向往也就愈加坚实——

远方，有我的幻想中的初春，
(蓝天的翠叶舒展在我梦境的上方)；
远方，有我企望的盛夏，
(朝霞的榴火重放出我青春的年光)；
远方，有我人生的金秋，
(成熟的太阳，坠在我人生的枝头上喷香)；
远方，有我生命的初冬，
(一切，素洁得像我初来人世的时光)。

诗人浮想联翩，对“远方”寄托着深情——

“呵，我的目光，在远方，/会与世界有一次热烈的聚会呀；
/我的豪情，在远方，/会与风云有一次难忘的交往；/我的心
胸，在远方，/会与天风有一次旷达的拥抱呀；/我的诗情，在远
方，/会与天地有一番放浪的热狂；/我的人生，在远方，/会与
太阳有一次动情的约会呀；/我的理想，在远方，/会与明天有
一次诚挚的凝望。”

诗人不仅坚信“远方”，而且决心为之奋斗；

呵，抽出我炊烟的茧丝吧，
在朝霞的锦缎里织进我的梦幻；
拈起我小路的琴弦吧，
在远方的进发中伴奏我的歌唱。
我要以一万条远方的地平线，

装订我人生的史章。

诗人对“远方”的追求，何其执著；对“远方”的思恋，何其缠绵；对“远方”的坚信，何其永恒！是的，理想是人生的太阳，没有理想的人生将是一片黑暗；理想是精神的支柱，没有理想的支柱精神的大厦将会倾坍。在这里，诗人运用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思辨和文学家的激情，把对理想的理解和追求提炼、凝聚成挟裹历史风云、洋溢时代精神的哲理诗句，揭示和阐明了“坚信远方”的哲理性主题。这些诗篇，对帮助和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不啻是催化剂和航标灯。

理想与道德相依相存。有什么样的理想，必有什么样的道德。理想是道德的源泉，道德是理想的结晶。一个人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具有共产主义道德。针对部分青年囿于“小我”的狭窄天地，诗人忧思盘结，噙泪写下了《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地球赐给我这一角荒原》、《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大漠之美》、《胸中，放进一重宽广的蓝天》等诗章。在《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中，诗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实，教之以美：

“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一个浩瀚无涯的漠天。/

“有天的空廓，地的无涯，云的高远，/有雾的缥缈，沙的浩渺，风的无边，/有目光的舒展，胸臆的豁然，呼吸的畅快，/有灵魂的升华，四肢的升腾，幻想的联翩，/有风起风落时，那燥热中的宏伟，/有日出日落时，那静默中的庄严，/有一洗胸中芥蒂的天风的高劲，/有一扫心头郁结的遥天之幽远……”

诗人视野开阔，感情深沉，巧妙地捕捉住大漠中特有的、

寻常的自然景观，熔铸成诗意葱茏的意象，较好地表现了一代青年博大的胸襟和开心启窍的哲理思想。有感于一些青年的苦恼、哀伤的情绪，诗人在《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的姐妹篇——《胸中，放进一重宽广的蓝天》中写道：

“哦，不要让肋骨，化成一排栅栏，/只把一个‘小我’，死死地守严；/不要让胸廓，化成一座牢壁，/只把一己私怨，幽囚其间；/不要让肺叶，化成两片秋叶，/只在哀叹中，临衰风凋谢；/不要让声带，化成一丝古弦，/只在幽泣中，拨弄着怨世的悲咽。/那叹息之风、泪河之水，/决推不动中国古老之舟；/那愤世之辞、失望之言，/决写不出中国明日的诗篇。/呵，要让自己的胃囊，去消化世纪的风雨，/要让自己的肺叶，去吞吐变革的雷电；/要让自己的胸壁，化成一个民族的回音壁，/把中国从艰难中起步的足音，辐射到永远。”

诗中，有刚有柔，有憎有爱，有火有热，有血有泪，有善意的一针见血的针砭，有真诚的感人肺腑的告诫，有对丑的无情的剖析，有对美的向往和召唤，真是引人深思，激人奋发。正是通过两种世界观、两种道德观念的观照，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奥秘的独特的发现，显示了诗人真知灼见的哲理思想。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热爱自己的祖国，关心它的命运和前途，成了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章德益近作哲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爱国性主题。

“这是地球向天国/跃起的一千八百盘螺旋呵，/托出一枚

①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枚雪山的巨型螺钉，/去庄严地补天！”——《通天的一千八百盘》中的“补天”思想，可以说是章德益近作爱国性主题的“纲”，也是他独特的艺术抒情之路。

我们的伟大祖国，好似一只狮子，但身上还有虱子。把虱子说成狮子，或者只见狮子不见虱子，都是片面的观点。对祖国的贫穷、落后，对当前社会上的阴暗面，诗人并不讳言：

“呵，这块大陆，还有创伤，还有苦涩，/浊云，还像溃烂的脓汁，挤出在天边；/这个世界，还有愚钝，还有枯寂，/旋风，还像巨锹，乱葬着痰死的时间；/云堆，还像乱坟岗，插着残月的墓碑，/葬着一万个凋零的春天；/天地，还像闷罐，密封着十万年声息，/连太阳与月亮，也生锈于其间。”（《历史，在召唤开荒者》）

正因为困难成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诗人把我国重新走上中兴之路喻为“艰难中起步”，是十分确切的。但是，狮子毕竟是狮子，它勇猛，雄健，壮美，是兽中之王，是生气勃勃者。因此，诗人对祖国依然怀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一腔殷切的眷恋之情：

“我愿做一条柔肠的小路，/依恋着中国的寸寸荒土，/曲曲地盘旋，迂回地卧伏，/凝聚着我多少献身的幸福。”（《中国，我愿是您荒野中的一条小路》）

有些人，不是为“母亲”的“伤口”敷药，而是往“伤口”里撒盐；不是“补天”，而是“捅天”。诗人鄙视这些行为，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化为永不熄灭的野火，唱出振兴中华的雄歌；化为柔肠般的小路，紧紧附丽于祖国的胸脯。在《我与太阳有共同的血型》中，诗人剖心地唱道——

“我愿与太阳有共同的血型：/向往温暖，追求光明，/——

输入瀚海，/——输入浊云，/——输给在多少次动荡中失血的中国大地，/——输给在多少次升沉中衰竭的中华母亲。/愿在未来的祖国大地上，/有一朵花开出我鲜血的红晕。”

读到这些感情深厚而凝重的诗句，谁的热血不为之沸腾？谁的心弦不为之震荡？谁的泪泉不为之涌流？

章德益近作哲理性主题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的沉思和思考。这是章德益诗歌趋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作品思想深度和力度之所在。诗人已经从吟咏劳动、赞美创业、讴歌边塞的创作天地走向更广阔、更纷纭、更瑰丽的现实世界，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思考。雪莱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①诗人全身心地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拥护改革，欢呼改革，礼赞改革；另一方面，对阻碍四化、干扰改革的旧思想、旧意识给予揭露和抨击。其中，诗人痛定思痛，特别提醒人们充分认识封建主义遗毒和极左路线流毒的“遗传性”、“顽固性”，防范“在人们精神与人类的历史中，产生塔克拉玛干式的沙灾”。

章德益礼赞改革、讴歌转机的诗作，多用象征、拟人的手法，为改革者——“开荒者”、“播种者”传神写照。请看《历史，在召唤开荒者》——

“呵，一个没有开荒者的民族，/就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个没有开荒者的年代，/就没有前进，没有明天。/中国，在

① 《西方文论选》下卷第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